



最后的大师

叶企孙和他的时代

邢军纪 著

北京出版集团公司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最后的大师

叶企孙和他的时代

邢军纪 著

北京出版集团公司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最后的大师/邢军纪著.—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2009.05

ISBN 978-7-5302-0981-3

I. ①最… II. ①邢… III. ①传记文学—中国—当代
IV. ① I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068275 号

北京市优秀长篇小说创作出版资金资助作品

最后的大师

ZUIHOU DE DASHI

邢军纪 著

*

北京出版集团公司 出版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北京北三环中路 6 号)

邮政编码: 100120

网 址: www.bph.com.cn

新经典文化有限公司发行
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谊兴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

700 × 990 16 开本 31 印张 475 千字
2010 年 7 月第 1 版 2010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40000

ISBN 978-7-5302-0981-3

I · 952 定价: 36.00 元

质量监督电话: 010-58572393

目 录

引子：没有人知道他是谁	/1
第一章 穿青布长衫的日子	/5
第二章 以科学为根本	/57
第三章 小荷初露时节	/93
第四章 点燃火种照耀中国	/141
第五章 扬帆于滔滔学海	/181
第六章 助推专家治校	/227
第七章 刻刻不忘救国	/247
第八章 “熊案”始末	/279
第九章 特种研究事业	/333
第十章 种桑长江边	/369
第十一章 重回清华园	/397
第十二章 在“文化大革命”的日子里	/437
第十三章 最后的大师	/459
尾 声	/483
结 语	/489

引子：没有人知道他是谁

是个好晴天。阳光一大早就告诉他。身上曾经失去的感觉正在一点点苏醒，阳光水一样一丝丝浸过他的肌肤，滋润着干枯的肢体。他感觉到了温暖，胳膊腿竟有了想动的欲望。许是能量积攒了许久，许是恰逢好天气，他特别想出去走走。他想起“户外”这个词语，脑中立时就有了生动的意象。“户外……户外……”他含混地咀嚼着。像这样的有些洋味的词语，在他的脑子里许久没有闪过了。他现在看的是线装书，它们就堆放在他的床头，与昏暗的室内背景浑然一体，既符合他的心境，又像是他生活的写照。但是，那上边没有“户外”这样光线感很强的词语。他想从这样的生活里走出去，看看户外久违的太阳。

换衣服时，颇费了些周折。要知道，他每天是不脱衣服睡觉的，因为他无法脱掉它们。他的腿已经肿得像条又硬又粗的俄罗斯面包，且泛着老式家具般暗红色的光泽。这种光泽传达的暗示他是明了的，但是，他不在乎。他想，还是应该去会会太阳。他让工友老周把他搀扶到床上去。他的床早已失去了原本的意义：由于终日倚在藤椅上睡觉，这床便成了他放书和换衣服的地方。在一般情况下，他是绝不麻烦工友的，即使双腿像箭穿一般锐痛，即使上厕所要花上一个时辰，他也不愿意让工友帮忙。但是今天，他却叫了工友。因为他的双腿已经不能打弯，它既然有老式家具的光泽，就必会有木质材料的特性。他半躺在床上，让工友老周给他换上一件半新的蓝料子裤子，委实是两腿肿胀得太过厉害，那看似肥大的裤子竟穿不进去，眼见工友老周

累得气喘吁吁，他只得作罢。于是便穿了衬裤。按说穿着衬裤是断然不能出门的，但今天却可以例外。为了想出外走走这个心愿，也为了自己的讲究，他让工友找来一件蓝布长袍穿在身上，脚肿得穿不上单鞋，于是光着脚穿了一双棉鞋。

这就有了一位老叟在阳光下散步的景致。

说是散步，实际上是蹭和挪。他追求的是直立行走的意义，追求的是会晤阳光。他的腰佝偻着，似乎总在俯视着什么，以这样的姿势追求直立行走，从理论上讲是很难完成的。但是他要追求，至少在心里是这样命令自己的。他以很坚毅的神情挪动着自己的脚步，从北京大学踽行而出，来到中关村大街上。

这是他为自己设立的目标。他必须来到这里，中关村北部的一个T字路口，完成他与太阳的约见。

太阳很好。由于深秋的缘故，周围的景致显得晶莹而透彻。阳光好似饱满雪亮的水，流到哪里，哪里的景物就丰润而鲜亮。现在，那些阳光就堆积在他瞭望的前方，一幅丰盈剔透的画面出现在他的眼前。

这就是水木清华——他生命中永远的清华园。

不知是谁说过，时间是永恒不变的，变的只是我们自己。在一个亘古不变的背景下，人生不过是一次长长的物理过程。现在，这堂实验课该结束了，他想给清华园挥挥手，给那些莘莘学子说一声：再见！

他就那样默默地站在阳光里，任由往事在他的面前纵横驰骋。一阵风吹过来，他打了个趔趄，但最终还是挺住了。没有人注意到这位与太阳约会的老人，更没有谁注意这位与风搏斗的老叟。那时的中关村虽然没有现在这般繁华，但却从来没有寂寞过。大街上车辆来来往往，人行道上行人步履匆匆。

没有人知道他是谁。

就像我们在阳光下看不到天上运行的星辰那样。

我们注定要和这位老人失之交臂。

1998年夏天的一天，当笔者应时任全国政协副主席的钱伟长先生之邀，来到小西天附近他的寓所时，钱老用激动的语调谈起了这位老人——他的老师，一位培养大师的大师。一时间，在座的人都被深深地震撼了。在笔者有

限的知识中，在我们主流媒体提供的科学家、教育家的名单中，这个人被大大地忽略了。

这是一个令人扼腕痛惜的疏忽。我们只知道中国科技界有“三钱”（钱学森、钱三强、钱伟长），有“原子弹之父”王淦昌，有“航天之父”赵九章，有“光学之父”王大珩，知道中国“两弹一星”的科技功臣，知道华人诺贝尔物理奖获得者杨振宁、李政道，知道著名数学家华罗庚等等，却不知道这些中国巨响和中国亮点实际上均和他有着巨大的关联！

这个人，就是中国当代物理科学宗师，原清华大学首任理学院院长、物理系主任叶企孙。

1977年1月13日，终生未婚无儿无女的叶企孙拒绝治疗多天之后，在这一天平静辞世。

生前没有要人看望，死后没有消息见报。

只有中关村街头卖糖炒栗子的小伙子和摆水果摊的大娘心生诧异：多日不见那个腰缠草绳出来晒太阳的老头了，是不是出事了？

没有人认识他，更没有人知道他的价值。

他和我们这个时代交臂而过——一个我们知道得最晚、了解得最少，然而却对中国科学界贡献巨大的伟大人物。

他的一生告诉我们，不管白天黑夜，星辰永远闪耀，只是有的时候，我们的肉眼看不到它。



青年叶企孙

第一章 穿青布长衫的日子

没有人注意他。

他叫叶鸿眷，是叶家的第三子。

1907年秋天，上海县官立敬业高等小学开学的第一天，叶鸿眷身着黑布褂默不做声地从层层叠叠的石库门楼群里走出，来到小学堂。

从他的家蓬莱路东首到敬业学堂，约有几百米的路程，然而叶鸿眷却走出了一身汗。事情坏就坏在他这套新“行头”上。

这套黑布褂是从二哥鸿基身上强行“扒”下来的。

临近开学了，叶鸿眷一连几天愁眉不展。他是个文静内向的人，平时话就少，高兴时也只是会对人咧嘴笑笑。但他的愁绪还是被家人发现了。

父亲叶景沅是第一个发现儿子反常的人。

叶景沅是敬业学堂的第一任校长。

敬业学堂的前身为敬业书院。书院和学堂虽是两字之易，但却是两个时代的标志。敬业书院1748年创办，当时担任江苏按察使的翁藻奉旨办学，以经书举业为主旨，建起了这所著名的书院。道光年间，林则徐出任江苏封疆大吏时，曾在这里小住，因此，他留下了一道至今仍令敬业学人激赞不已的历史印记：“海滨邹鲁”。后又有近世维新思想家冯桂芬出任书院山长，更使书院声名鹊起，“在沪诸生，多求肄业”，“他邑亦有负笈而来者，海上文

风骚骚乎日上矣”。

叶景沅就读时，书院仍兼作考棚，岁科两届县试仍在这里进行。叶景沅曾在光绪年间被书院厘定为超等第八名。不久，又于甲午科江南乡试取中第十五名举人。这等成绩，在当时的上海县邑已算是学界名人了。

1902年，清廷正式颁布“癸卯学制”，西学东渐的趋势开始显现。这一年，许多书院改称学堂，于是敬业书院也急急改换门庭，对外自称敬业学堂。上海知县力主叶景沅先生为学堂董事，并委派他与当时名流黄炎培等一同赴日考察教育。回国后，叶景沅便致力于创建新式学校。1905年，学堂改制，采用校长制，他就顺风顺水出任校长，敬业学堂也更名为“上海县官立敬业高等小学”。

当了两年校长，而今自己的老幺儿子也要进学堂念书了，叶景沅不禁有些欣然。他的续弦顾氏，为他生了3个儿子、3个女儿。大儿子鸿绩，上海龙门师范学校就学，学成自有出路；二儿子鸿基，自幼显露艺术天赋，现在师从画家张东绅先生，若能持之以恒，日后想必也能成器。3个儿子当中，最惹他怜爱的当数老三。叶景沅出身世家，亦属簪缨望族，祖上有人曾加国子监典簿衔，后封典海运，“一时亦颇烜赫”。叶景沅自幼饱读诗书，研习经文，实有济世凌云之志，又有光大门庭之愿。然而，眼看年过半百，除了儿女绕膝、人丁兴旺之外，治国平天下的宏愿还遥不可及，这使他不得不把自己的心愿寄托在3个孩子身上。然而，老大初学时，时事维艰，自己又当壮年，对前程仍有念想，根本无暇顾及鸿绩的学业。待到老二上学的年龄，自己虽有了这方面的准备，谁知孩子却没有这方面的心性。鸿基是爱蹦爱跳打打闹闹的性情，除了喜欢画画，倘若让他坐下读书，他就像屁股扎了刺一样，一分钟都难以安生。可是，同样的情形，到了鸿眷身上，立时就显出了他非同一般的禀赋。他从小沉静，几乎生下来就呈现出思想者的模样。他独自一人时，即使还是两三岁，也会令厅堂静穆无声，等你走到他跟前，发现他总是瞪着眼睛向远方凝视，目光穿过厅院，跌落在对面看不见的地方。初时，叶景沅看到他如此模样，便有些慌乱，以为这孩子有些傻，或是有些痴，但试过之后，就有些欣喜若狂了。

一天，佣妈从街上提来两只鹅，孩子们立时围拢上来。

“鹅，鹅，鹅……”

二儿子鸿基手拿小竹竿，拨弄着鹅们雪白的颈项，欢快地嚷叫着。孩子的喧闹引起了叶景沅的注意，他放下手中的书，走出屋子。见鸿基正跺着脚往鹅身上溅水，三儿子鸿眷倚着佣妈静静地望着鹅出神。叶景沅制止住鸿基，指着鹅问他：

“阿囤，还记得骆宾王的诗吗？”

鸿基局促起来，脸一下红了。

“记得……”

他啜嚅着，眼睛里闪过一丝慌乱。

“背背看。”

“鹅，鹅，鹅……”

“不要着急，想想看。”

说着，叶景沅从鸿基手中拿过小竹竿，在鹅的身上比画着。他是教国文的，阳光下的鹅，平和宁静的生活，这不就是诗吗？他的心里柔软起来，想着骆宾王创造的意境，他很职业地在鹅的身上画出优美的曲线。

“依看，依看。”

然而鸿基却平白紧张起来。他并没有顺着父亲的启发找出鹅的诗意，他只是更留心父亲手上的竹竿。从戒尺到教鞭，从私塾到洋学堂，调皮捣蛋的学生总是对惩罚的工具格外敏感。在那一刻，他真后悔自己不该得意忘形，不该找出竹竿来惹是生非，竹竿太像教鞭了，它身上凝聚的沉重信息足以控制自己的思维，眼下自己的脑筋已经锈成一团，就像冬天里冻僵的蛇一样。他突然想起无数次在学堂受罚的情景，到了末尾，他总是把双手伸出来，迎接那痛彻骨髓的一击。

鹅，鹅，鹅……

鸿基被竹竿分散了精力，陷入迷乱状态。本来这首诗他是会的，不久前他甚至教过三弟鸿眷，那时他甚至还为三弟画出了鹅在水中优游的画面。可是，可是那些鹅呢，好像还有鹅的颈项，还有鹅们拨动池水的状态，这些画面在他的脑海里一闪而过，就是无法组成优美的诗句。他的心绪完全被这根竹竿破坏了，精力无法集中，只能悲愤地放弃努力了。

他不再思考了，心里大喊冤枉，而手却不由自主伸了出来。

叶景沅仍然在那些柔软的意境中畅想着。他不明白二儿子伸出手来是索要什么，是要回玩耍的竹竿，还是……但他很快就明白了，而且着实愤怒了！

“依！”

他把竹竿扬起来。

“不要，不要！”

小鸿眷哭着跑过来，抱住叶景沅的腿。

“我替二哥背……”

当3岁的小鸿眷一字不差地背出骆宾王那首咏鹅诗后，全家人被这戏剧性的一幕惊呆了。

仅仅是一首诗，叶景沅从此认定他的三儿子是个异数。

进敬业学堂之前，叶鸿眷的启蒙是以家学形式完成的。老师就是叶景沅。

鸿眷虽然生得聪慧异常，但因性格文静，3岁之前，叶景沅几乎没有过多地留意过他。多子女的家庭，整日价鸡飞狗跳大哭小叫的，他的注意力更多地集中在爱闹事的孩子身上，比如老大、老二、长女常桂、三女鸿桢。倒是二女儿常德和三儿子鸿眷整天价不哼不哈，既省力又省心。一个家庭的管理和部门的管理多少有些相似，爱哭的孩子有奶吃，就是这个道理。

自从那天发现了鸿眷的超人禀赋之后，叶景沅大喜过望。他不但宽宥了鸿基，还夸奖他教弟有方，借着高兴劲儿，叶景沅又问鸿基还教了弟弟什么，鸿基说了几首诗。再问鸿眷，依然一一背出，弄得鸿基也拍额称奇道：

“阿拉都忘了，依倒记得清爽，真是天才哟！”

现在，叶景沅的目光开始往三儿子身上聚焦了。身为老师的他知道孩提时期启蒙的重要性，于是，一个近乎现代的“学前班”的小课堂在叶家正式“挂牌”开课了。

当小鸿眷稚嫩的诵读声从叶家庭院里飞扬而出的时候，叶景沅总觉得有清清溪流在他心间淙淙而过，他每每会因这读书声而莫名其妙地流下眼泪。

从叶景沅记事起，他就在父亲的讲述中知晓了自己的责任。

叶家原本姓夏，明嘉靖年间族居上海附近的青浦。在夏家传至九代时，

历史已经从明嘉靖年代走到清乾隆时期，就在这个时期，夏家开始姓叶。这期间是何原因不得而知。从叶氏的后人口中得知的唯一解释是叶姓是当时的母姓。同叶姓一同流传下来的还有诗书继世的耕读传统。从《叶氏家谱》上得知，叶家数代都是有功名的读书人。叶景沄的父亲学问最大，竟做到国子监的典簿厅办公主事，在兼具行政机关和最高学府两种职能的国子监里，在这个类似今天文书和财会专业的领域，他有着最权威的话语权和解释权。他的能力和专业知识受到了朝廷和各省官员的赏识，特别是漕运和海运发达的南方各省更是极力保奏，这使他有可能会由一个纯粹的读书人进入到大清王朝的官场中。叶景沄的父亲生于1828年，卒于1897年。熟悉中国近代史的人都知道，这是一段耻辱的年代，一个凄风苦雨愁煞人的多事之秋。12岁那年，鸦片战争爆发，那时他少不更事，对此并没有太多的印象，然而，第二次鸦片战争爆发，却正是他人生的黄金时代。在奋发有为生命力最旺盛的时期，却无端要去品味丧国辱家之痛，用学富五车换来低眉折腰之耻，可以想见他的愤怒和痛苦是多么强烈。

那是1857年的冬天，叶景沄的父亲为了一桩海运的公案到广州出差。他们刚在总督府附近的一家客栈住下不久，就听到了城外隆隆的炮声。急问店家，方知海上已经泊满洋人的舰队。

翌日，叶景沄的父亲一行急到总督府办理公务，然却大门紧闭。询问良久，门人才告知战事吃紧，总督大人已到前线视察。

于是他们一行只能在客栈滞留下来。

叶景沄的父亲就是这样亲历了一场战争。

有人说时间如白驹过隙，一切都匆匆而过，而叶景沄的父亲却在这次的经历中体验到了有关时间的最早的相对论。英法联军于1857年12月28日清晨开始攻城，战事仅仅持续了一天多，广州城便失陷了。当时叶景沄的父亲一行都换上了老百姓的服装，他们蜷伏在床榻之下，任呼啸的炮弹切割着自己的神经。仅仅一天多的时间，不到30岁的他，双鬓已经出现丝丝白发。

他终于见到了当时的两广总督叶名琛。

不过不是在总督府内，而是在广州的大街上。

叶景沄的父亲混在人群中，见到了他本要以公务身份晋见的总督大人，

而这时，叶名琛却以英法联军俘虏的身份正被游街示众。

广州城失陷后，叶名琛躲进了粤华书院，他在巨大的悲痛中度过了洋人入城的第一天。第二天，他被部下转移到了左都统署。就在洋人入城的第五天，一队洋人来到左都统署的后花园八角亭，用来复枪对准了他——叶名琛被俘虏了。

一个叫柏贵的官员出卖了他。

英法联军获得叶名琛藏身之所的情报后，立即派一百名快枪手前去粤华书院搜寻。结果人去楼空，只剩一个看门人。看门人被押回去严刑拷打，却宁死不屈。正在这时，一个投降英法联军的官员柏贵说出了叶名琛的下落。

在左都统署，洋人的枪队对准了大堂。一个清朝官员端坐着说，我就是叶名琛。

然而，洋人的军官是见过叶名琛的，这人原是左都统双龄。

快枪队继续搜查，终于在后花园找到了叶名琛。

叶名琛被洋人押解着走向英军指挥部。他顶戴花翎，身着朝服，脚穿朝靴。他以两广总督的身份庄严地走着，像是视察战后的广州城。肩扛来复枪的洋人两旁列队，高筒皮靴踏出陌生的西洋鼓点。叶名琛走得缓慢而又滞重，像背负着一个沉重的王朝。无疑，他艰涩的步伐和洋人们很不合拍。但他仍以自己坚强的定力很有韵味地走着，以空前的执拗不屈地走着，终于使整个队伍走得心烦意乱，洋人们不得不时走时停下来迁就他的步履。

一个军官模样的人快步走到叶名琛跟前，小声催促他快些走，叶名琛勃然大怒，圆睁环眼叱骂：你是什么官阶，竟敢催促天朝命官？下边站去，让你们的公使过来跟我说话！

大街上拥挤着沉默的广州市民。人们都为叶名琛威严的仪表和这番字正腔圆的叱骂声所振奋，有人激动地鼓起掌来，更有不少妇女老人流下了眼泪。

叶景沄的父亲躲在人群里目睹了这惨烈的一幕。

弱国强臣，一个孤傲的中国传统士大夫形象定格在他的心里。

叶名琛，曾是多少读书人的榜样。书读得多，读到金榜题名；官做得也大，官拜两广总督。他是忠臣良相孝子贤人传统士大夫的完美典型，也是传统的儒家文化和中国文化塑造出来的成功范例。但是，如果这等成功和完美

就是为了在被洋人俘虏时做一个不屈名节的精彩亮相，这个结果难道不显得滑稽和古怪吗？

叶景沄的父亲心头被人狠狠刺中，不禁万念俱灰。

他们是趁着夜幕从水上逃出合围的广州城的。一艘打鱼船，辛酸逃亡路。路过零丁洋时，吟诵着文天祥的诗句“山河破碎风飘絮，身世浮沉雨打萍”，叶景沄的父亲不禁悲从中来，跪在船舷边无声地哭泣起来……

多年之后，叶景沄的父亲看到洋人的报纸，才得知叶名琛被洋人押解到印度的加尔各答，囚禁在威廉炮台。随行的有仆人许庆、胡福，厨师刘喜，理发师刘四和巡捕兰宾，且带着衣服、饰物、银钱等物。他们一行成了19世纪的“海上苏武”。最后，叶名琛移至大恩寺花园楼上居住，当从中国带去的食物告罄之后，仆人要求到加尔各答购买一些，以免冻饿而死，然叶公却坚决不允准。他说，我身为天国大臣，之所以不怕羞辱含恨前来这里，不是我怕死，而是要见识一下洋人的文明，见识一下英人的国君如何明理。我想见见英国女王，和她当面探讨一下国家是非，不想英人竟如此野蛮，让我滞留于此。似这等不可理喻之人，我已对他们失去信心。我既不能当面斥责这个野蛮的国家和它的君主，苟生何为？

1859年4月9日，叶名琛“不食周粟”而亡。

叶景沄清楚记得，那时他已入私塾念书，父亲看完报纸后号啕大哭，在厅堂设下叶公的牌位，令家人焚香祭拜三日……

父亲从那时起就对仕途了无兴致了。

他从叶公身上，看到了自己的影子。山河破碎，国难频仍，国之不存，家何以堪？本来他被叶家看做家道中兴的领军人物，从青浦到龙华，继而又汇入南市新区，他一刻也没有停止过向上攀越的步伐。尽管叶家住地大都是石库门类的楼群，但叶家新建的宅楼却非其他石库门所能比，三进布局，偌大的天井和客堂，东西厢房互为映照，厅堂后还有偌大的后院。楼上卧房装饰得富丽堂皇，上上下下透出殷实人家的富贵气。可是，家再兴，国将亡，可奈何？

真正给叶家蒙上巨大阴影的是帮助小刀会的“政治事件”。

从广州逃回不久，叶景沄的父亲就被上海道传唤，说是小刀会起事期间，

他和小刀会会有所勾连。本来似他这等官阶，上海道无权羁押，但因“通匪”事大，刑部特上折奏请朝廷后，密告上海就地审，若通匪罪成，就地正法。

1853年农历八月的一天，上海小刀会趁全城举行祭孔活动，突然起兵，占领了当时上海的教育中心和文化中心——文庙。文庙又称县学和孔庙，是当时上海最高的教育行政机构的所在地和祭祀孔子的场所。

文庙之前原是一个破烂小庙。南宋末年上海设镇之后，就建有镇学，文庙遂立。在庙内供有孔子神像，另有桌椅纸砚，让学子在孔子目光的注视下孜孜不倦地学习。元代之后，上海升镇为县，镇学也升为县学。但庙还是那座庙。自清一代，上海逐渐繁华，文庙渐渐显得破旧不堪，于是，在两浙盐运使瞿霆发捐助下，上海各界纷纷响应，建起一座颇具规模的大型庙宇，前有棂星门，左有兴贤堂，右有育才坊，庙内有大成殿、崇圣殿、名宦祠、乡贤祠等等。这里不仅是当时上海的教育中心，同时也是上海读书人心目中的圣地，因为它是乡试科考的地方。叶景沄的父亲就是在这里完成学业和科考中举的。到了叶景沄这一代，文庙旧址划归敬业书院，他也是在此完成学业的。可见，叶家对文庙有着多么深厚的感情。

正因如此，当叶景沄的父亲听说文庙又要重新扩建的消息后，第一个以五品官的身份捐赠了为数可观的一笔银两。而主持修建工程的地方官告知他说，等文庙修缮完毕，第一个“丁日”，也就是祭孔活动的第一天，一定会通知他参加盛大的庆典活动。

叶景沄的父亲果然接到了邀请。

然而，他却因此而被裹挟到这场影响他前程的旋涡之中。

当小刀会的首领刘丽川占领文庙后，叶景沄的父亲是少数被挟持的官员之一，而大部分民众却一哄而散。刘丽川把文庙当成了小刀会的指挥部，他要在这里安营扎寨，要把这读书的场所变成吃喝拉撒睡的营盘，因此，他需要银两。他挟持这些官员大体基于这样的用意。通俗点说，小刀会把这些官吏当成了人质，他们要从这些人质身上敲出一笔令他们满意的钱财。

叶景沄的父亲曾和小刀会首领刘丽川零距离接触过，甚至交谈过。从外表上看，刘丽川更像个读书人，他得知叶景沄父亲的身份后，很专业地和他商量，倘若筹措不来银两，那么，把新修缮的文庙房梁木椽木器用具一应烧

掉，该维持几多辰光？寥寥几句话，经验丰富的刘丽川就使这位前国子监管财会的权威惊出了一身大汗，他的眼前立时晃动着燃烧的火焰，文庙——仅仅光鲜了几天，人们甚至还能嗅到油漆味道的新文庙，将慢慢在火光中訇然坍塌……他妥协了。

他让家里送来了一笔银两，把自己赎出来了。

第二年，清军向小东门发动攻击，刘丽川所在的文庙成了主要的进攻目标。文庙又一次被破坏得千疮百孔，比刘丽川描绘的图景要惨好多倍！

几年过去了，每忆至此，叶景沅的父亲总是长吁短叹。

原想事情已经了结，谁知这桩公案却在几年后被人告发。

当叶景沅的父亲出现在上海道公堂时，才知道被审问的并不是他一个人，而是当年被小刀会挟持的一千人等。事后他才得知，小刀会被剿灭时，一个负责粮秣的头目混乱中得以逃脱，他随身带有大批银票和账簿。几年后，他在江西被捕，而被查获的账簿上，赫然写着这一干官人的名字……

叶景沅的父亲经历了他人生中最黑暗的几个月。

尽管他据理力争，尽管主审官审案时也发现了他们这一千人等是被挟持而非通匪，尽管有许多乡亲邻里作证，但负责审案的官员仍不放人。

他们面临着和当年被小刀会挟持时一样的处境。

当他们终于明白现实的黑幕之后，不得不再一次让家人拿出银两，将自己赎出去……

出狱之后，叶景沅的父亲像换了一个人。

他很少说话，三十多岁的人，已经呈现出未老先衰的样子。

等叶景沅长大读书后，才知道由于父亲的这一段“政治问题”，族上的几个叔叔都不同程度地受到了连累，科考时一律不准参加应试。再后来，因为年代久远，再加上叶家在当地颇有名望，县府方格外开恩，允许地方保奏，许叶景沅参加科考。在光绪元年县试时他考取了第一名，后又考中甲午科江南乡试第十五名举人。

考中举人后，叶景沅再无心科举。父亲并不希望他再走读书做官这条路，只希望他认认真真读书，本本分分做人，用自己的学问挣口饭吃。于是叶景沅就选择了教书这条路。